

红缨路160号



王振强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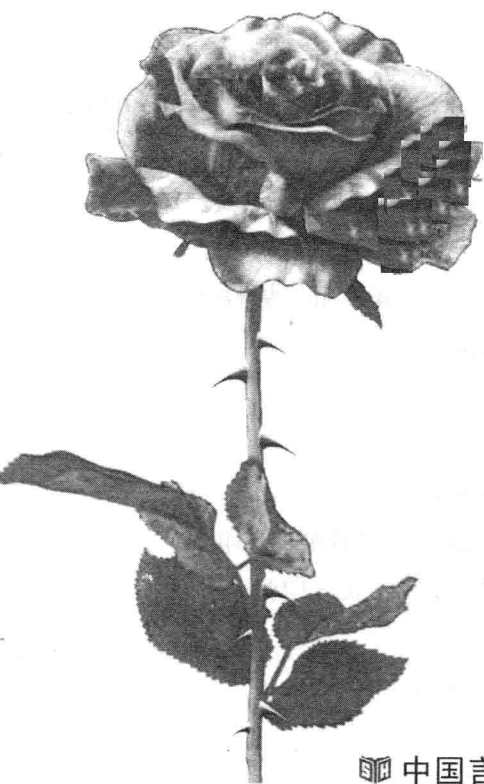
“陕军”八零后新人初入文坛的
叩门之作！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红缨路160号



王振强
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缨路 160 号 / 王振强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171-1350-8

I . ①红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1638 号

责任编辑: 张振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6.75 印张

字 数 157 千字

定 价 2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350-8

序

王振强是我指导过的研究生。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兴趣我是早就知道的。记得研一刚入学的时候，他就给我看过一篇他写的小说。后来时不时在他的QQ空间里读到 he 创作的小说片段。在经历了论文答辩和毕业找工作等一系列“磨难”之后，振强仍能保持对小说写作的热情，有毅力写出一个完整的长篇作品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西北大学文学院素有“作家摇篮”之称，从这里走向全国的作家人数众多，但受过系统的研究生教育而能坚持写作的同学并不多见。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主要偏于学术性的，大量原始资料和学术著作的阅读，常常使学生的大脑陷于疲惫状态，原本对创作所保有的几分兴致，也可能被这种高强度的学术阅读挤压殆尽。振强平日里不善言谈，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弱书生，但思想观念上却并不循规蹈矩。他对正统的课堂教育常常表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，但他的阅读范围又很广。而且在读书期间，就喜欢接触校外的生活，把学习之外的精力用于文学创作，力图开辟自己的写作风格。如今，当很多年青人还沉溺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，

在手机、电脑和酒桌前虚耗生命时，振强却拿出了这部小说《红缨路 160 号》，这是他心血的结晶，也是他外表文弱，内心强大的见证。

据振强讲，这部作品的前半部分是他花了四个月，在小南门红缨巷写成，剩余的部分则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一年。作品的取材、情节、环境及众多人物的生存方式，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增添了作品的故事性和时代感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作品的精彩之处倒不是热门话题的展开，而是对年轻人精神状态和心灵世界的精细捕捉和深刻揭示。

作品的前半部分设置了一个叙述者“我”，他和主人公齐鲁的对话，可以看做是作者分裂的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。他对齐鲁性格的解剖，对自己创作动机的揭示，都显示出青年人精神世界的不同侧面。虽然作者未能将这一叙述方式贯穿始终，似乎给人以突兀之感，但也算是他在叙述方式上所做的新的尝试。小说后半部分又引入主人公齐鲁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，使作品犹如戏剧中常用的“戏中戏”一样，具有了“小说中之小说”的独特结构。这既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呈现主人公齐鲁的成长背景，也是对小说叙述空间的一种拓展和延伸，体现出作者对小说艺术的自觉追求。

作品的主人公齐鲁是一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，也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。他敏感而又丰富，懦弱而又多情。透过他的眼睛，我们得以窥见校园内外生活的一角。作者对红缨路那一处筒子楼的描写，刻画出浮华时代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辛和困顿。作品中对齐鲁和小美、小甜之间感情纠葛的表现，带上青春时代的印记，也有青年的困惑和思索。在振强的笔下，青春不是仅和浪漫、美好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，也连带着别样的人生体验。据我所知，振强对日本文学比较钟情，其创作也难免会受些影响。我觉得，

只有经历过绝望洗礼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希望的可贵，也只有勇敢
正视黑暗的人，才能更好地拥抱光明。

姜彩燕

2015年1月29日 于西北大学新村

生而为人，我很抱歉。

——太宰治

元旦刚过，进入 2013 年的一月份。天气冷旧，有一个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抽烟，脸色沉重。他左顾右盼似乎在等人，周围是嘈杂的人群，几个拉客的摩托车师傅聚在一起，冻得直搓手。

他避开灯光亮的场地，专门挑拣阴暗的角落观察人们的举动。这时，他扔掉烟头离开众目睽睽的地方，来到一棵白杨树下，重新点燃另外一根烟，热气和烟混合吐出来，形成一条白白的链子。他来小南门是为了见一个房产中介的职工，他们给他物色了一间便宜的居所，本来约好的是六点钟见面，此时已将近七点钟。真是异常寒冷的夜晚！

他心想跟他联系的那个中介是一个女人，她可能要用肉体诱惑，让他把房子租下来，所以故意来得晚。他很激动，仿佛有美妙的事情即将降临。他躲开众人的目光，因为他觉得他们知道他要干的勾当，可能暗暗记住他的长相，以便日后向别人讲述一个上了房产女中介的男人。其实，他真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目光，他们无论想出什么样的齷齪点子都伤害不到他的分毫。可是，他依旧害怕别人的目光，那种低下的、略带些嘲笑与恐惧的目光，可以轻而易举刺穿他建筑起来的心理防线。终于，接连几个电话催促后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告诉他已经到了小南门。他有些失望，因为临时换了一个男的过来带他去看房。

他循着电话里声音的指示来到酒店耀眼的招牌下方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对他招手。他们像熟人一样寒暄，接着走进红缨巷。

“你等很久了吧！我接到阿姨的电话，急急忙忙从北门赶过来。我一般是六点下班，晚了根本就不带人去看房，阿姨一定让我来带你去。”他边左顾右盼地寻找门牌号边对他说，见年轻人的烟抽尽，连忙掏出来烟给他点上。年轻人借微弱的亮光看了看

烟，是娇子牌的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你的生活挺滋润，抽这么贵的烟。”年轻人笑着说。

“哪有。”他连忙谦虚地说，“你戴眼镜帮我看看这是多少号，阿姨告诉我房子在红缨路 160 号，我的眼睛近视看不清。”

年轻人抬头看了牌号说：“早着呢，这才是 176 号。”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街道冷清得有些怪异，一棵棵粗壮的白杨树挺立，掩蔽了两旁的房屋，昏暗的灯光从高处射下来，并不能把路面照得多么清楚。这条街道跟其他街道不同，小区虽然林立，却总体印象显得破败不堪。他没有认真观察，整个街道透着落败的气息。他们走得很快。不一会儿工夫，那个中介小伙子叫嚷说：“到了，160 号，就是这里。”他招招手，率先走进。他眼前是一条延伸进入院子的宽巷子，借助昏暗的灯光，可以依稀辨认出这是许久前专门用砖头搭建出来的巷子。两扇大铁栅门已经上锁，靠左边有一扇供行人出入的小门开着。他们先后从小门钻进去。

小区由两栋楼组成，左边一栋有五层，是电子公司的单元楼，右边一栋属于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，看不见一丝灯光，方方正正地被现代化的高楼包围。哦，忘记介绍，房产中介小伙姓尚。小尚衣着朴素，蹦蹦跳跳完全不像闯社会的人。他说自己连高中都没有读完，一直在社会上混，什么样的活他都做过。起先，他并不确定房子具体在哪一栋楼，吩咐年轻人在原地等，自己在单元房子之间窜来窜去，瞎忙活一阵后重新冷静下来打电话给阿姨。阿姨告诉他房子是旁边的筒子楼，不是在单元楼里。小尚又带领年轻人走向不远处的筒子楼。

“你慢点，没有灯！”小尚的声音传来。

“我用手机照明，这楼怎么会没有安装电灯呢？”年轻人

质问道。

“旧楼，房子很好，房东我们认识，里面家具一应俱全，你可以提包入住。”小尚似乎到了三楼。

年轻人跌跌撞撞到达三楼，一抬头手机刺眼的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。

“走吧，里面第四间。”小尚说完便往里走，仿佛凭空在黑暗中消失。

年轻人走进楼道，黑漆漆一片，看不见一点物品，手机微微的亮光完全无用，没走几步就会撞到东西。短短几米的路程，年轻人觉得像穿越了几公里的隧道。小尚成功打开门，一道亮光霎时照亮走廊，年轻人目瞪口呆，两边垃圾堆满，挤得剩余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只能够一人通过。他掉头要离开，小尚探出头大声喊：“来呀，这个房子真不错哦！”

年轻人闷闷不乐走进房子。

这间屋子大概四五十平方米，左边有一个书柜和一个衣柜，浅黄色的油漆已颓败，立在窗户边似等待别人打扫。右边是一张双人床和一张脏兮兮的沙发，沙发套乌黑。他们跃身躺倒，床的弹力惊人，刚才的疲惫一下子掉进突如其来的享受之中。

“这张床真带劲。”年轻人坐起来说。

“嗯，这间房子租得快，家属楼，家具一应俱全，你应该租。”小尚应和。

年轻人站起来走到窗前，黑白混杂的夜晚可以看见一棵盘扎的皂荚树，躯体的一半伸到他的窗户，细小干薄的枝干努力朝上，远处粗大的枝纹丝不动。这棵树激醒莫名的忧伤和满足，仿佛拥有了失去的年华和错过的恋人，一种近乎神圣和崇拜的感情豁然滋长。

年轻人转身说：“行，暂时就租这间。”

小尚很高兴，半躺半卧用胳膊肘支住身体说：“你不会后悔的，许多人争着要租呢！”

“我想，房租可以再便宜点？”

年轻人试探地问。

“不能了，你找不到比这里便宜又舒适的房子。”

小尚肯定说。

“你看房破旧成甚个样子？墙面乌黑，家具陈旧，走廊几乎见不到太阳，厕所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。”

年轻人开始抱怨。

“你别说了，我做不得主，你愿意租就租，不愿意给我十块中介费拉倒。”

“小尚，你态度恶劣了？”年轻人戏谑地说。

“生活艰难，这房子租金一点不贵，能承受就接受吧。”小尚对他倾诉。

年轻人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烟给两人点上。他站在窗前望着对面高楼明晃晃的灯光，心里不禁充满感慨。小尚一口一口吸烟，没有了说话的动力。他们陷入沉默。“我想住到对面的高楼里，”他想，“可惜，”他摸摸钱包，“工作没有着落，口袋里钱有限。住下吧！”他打定了主意。

小尚也吸完烟。“怎么样，租吗？”

“租，谁叫我和这屋子有缘分呢！”

“好！明天早晨九点以后到西门人人乐超市，咱们签租赁合同。对了，我们下午六点下班。”小尚很高兴，欢快地对他说，重点强调了后半部分。他不再跟年轻人闲聊，急于离开这里回家。于是，他们一起相互照应穿过黑乎乎的走廊，摸索下了楼。

“好，咱们明天见。”小尚刚到路口便道别。

“明天见。”年轻人说完，小尚迈着步子快速走掉。他看小

尚逐渐消失的背影，仿佛觉得掉进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圈套。当然，这是他的错觉。接下来，他要走大概十分钟的路程回到北校区坐学校的班车回到南校区。

“我早早搬离宿舍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难道我可以摆脱目前的生存环境，进入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！马上就要毕业，找工作是一个大问题，关系到将来的前途。哎，我彷徨啊，有时真想自杀了却红尘事！”他知道这类的思绪是别人也具有。未来渺茫，渺茫的未来使他的心中满是不安和恐惧。这种不安和恐惧是那么的强烈，他甚至怀疑活着的目的何在。他重新出现在环城南路，对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勇士特意开辟出来的小南门。那昏红的灯光映衬，似穿越回几十年的时代。他向西走，沉浸于自己的幻想，机械地避开来往的人群。当他到达含光门时，对面赫然是红灯，一闪一闪的一个红人阻止他的前进，也阻断了他的幻想。他忽然满腔愤怒，来来往往的车辆挑动脆弱的神经，一下一下敲击了他的自尊。他忍无可忍，昂然向川流的车辆冲去。他以为他会被车撞翻，自己会头也不回直直向对面冲，仿佛对面能获得收获的喜悦。但他没有！司机们紧急刹车，年轻人也左闪右躲，总算平安到达对面。

“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幕！人生需要像样的斗争，像今天这样用命去搏的斗争。”他沾沾自喜。司机们扭曲的脸浮现在脑海，他们会骂他什么呢？他惴惴不安起来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童悄悄反思错误，却不肯光明正大地承认错误。他带着矛盾的心情来到××大学老校区，等候校车发车。

二

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人公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对陌生人我们难以鼓动起情绪，哪怕有了所谓的情绪，相信我，那是人性的弱点作怪。齐鲁喜欢独自生活，跟别人接触仿佛是与怪物共舞，人并非怪物，有些人是怪物，可毕竟有正常的人可以进行友好的相处和沟通，他眼里所有人不是怪物，就是自个不善沟通，认为一些人是怪物其实是我的想法，事实证明主人公独自生活是出于自己心理的需要，跟我跟读者你们没有什么关系。

齐鲁来自北方一座小城，像大多数来自小地方的青年，他和大城市相处得不融洽。如果我们有幸能够见到齐鲁，就会发现他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同学虽然经常见到他，但一旦回想，脑海却丝毫没有他的影子。如果我用旁人的眼光打量他，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。他的个子不高，但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待着。他似乎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，老是用苛刻的条件要求自己，一旦达不到预想结果，会自暴自弃好一阵。不过，整体观之，他为人善良、聪明。我夸的聪明可非脑筋转得快，察言观色。他似乎天生具备第三只眼睛，往往能看透弥漫的厌恶。这或许就是他的悲剧！

他今年二十四岁，身体瘦弱，脸色白净，额头高，眼睛常常看着疲劳，布满血丝，初见可能觉得他的反应迟钝，兴奋时他会像变了一个人，幽默滑稽，也让人讨厌。他的穿着邋遢，裤子和上衣是大一号，鞋呢，一双黑大头皮鞋鞋跟几乎要磨平，走起路来嘎吱嘎吱响。他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这大概就是齐鲁日常的面貌，即使要比我描述的略强，顶多换了一条大一号的裤子。接下来该如何介绍他的身世，我犯难！三言两语说清楚似乎对读者朋友们不负责任，我个人也认为那样过于草率。因此，我特意在我

的小说里为他安排了一场私人采访。你们千万别告诉他，我把他的言行写了出来，他要生气，要跟我断交，这样优秀的一个朋友我可损失不起。

“朋友，喂，这呢！朋友，我关注你许久，你幸福么？”全知全能的我呼唤，向渺小的人儿提出问题。

“滚，你娘的！”出乎意料，他口出不逊。

“你能看到我么？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？”我惊讶问道。

“你意图控制住我的生命，一股强烈的操作感灌进骨髓！”他回答。

“不，不，你多虑了。我丝毫没有控制你人生的意图，只是想把你的故事写成书，借此出名，完全没有其他的意思，还希望你能够谅解！”我急忙解释。

“我的故事？我的故事简单，三言两语便可讲清，你另选高就！”他断然拒绝。

“别，别，千万可别抛弃我，我的下半辈子指望你，你怎么能扔下我？”我开始恳求。

他仰望高空，似乎在思索。可惜我不知道他的脑袋里此刻正在进行怎么激烈的挣扎。

“你写书？那么你是作家了！”他兴奋得涨红脸，“告诉我，你都写过哪些书？言情？武侠？科幻？”他对这些书感兴趣，我怎么一点不了解。他可是我的笔下人物！“你搞学术研究？”他仰望得脖子酸疼，终于坐下低头冥想。我虚拟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，摸摸他稀少的头发，像母亲疼爱自己的孩子，可怜他的日子过得辛苦。“我不用你可怜！”他猛然说，“可怜别人是可耻的。我作为一个自立的人，难以接受你的好意。如果今天我对你的可怜坦然接受，甚至感动得感激涕零，那么我就是无药可救的弱者，让我变得更可鄙可怜，将来的日子将永远背负耻辱过活。你最好

省省你的好意，好意是优越的代名词，优越恰恰助长你们这些自认为高等的东西。只有暴力才能让你们体会同情！”

“喂，喂，冷静！我随便说说，你拒绝拉倒。我不是作家，就是一个码字匠，如此而已！”我有些害怕这个青年，赶快达到想要的情报回到我的世界。

“懦夫，孱头，奴性毕现！”他狠狠骂道。

“这样，你简单讲讲你家的情况，完了我再也不会打扰你的清梦！”我劝他。

他掏出六块钱的双喜，点燃吸了一口。烟徐徐升起来，袅袅曼曼，像一条扭动的烟带，模糊了视线。他那双手真是纤细，好比是女儿家的双手，关节突出，手指很长。我的问题勾起了他的回忆，看得出他在沉思，任由香烟缓缓燃烧，烟灰自顾自地脆弱断裂跌落到地面，发出痛苦的呼喊。

他摇摇头，对我这个看不见的人没有兴趣。恰在这时，他头顶的灯泡闪了闪，一阵诡异的气氛飘过去。齐鲁静静地坐着。屋子里冰冷，他几乎穿着所有的衣服，被子怀抱胸前，这样依然不能够减轻屋子里的寒意。他有时候向后面捋捋稀疏的头发，当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认为自己是最帅的，因为他那个硕大的头和宽阔的额完全暴露出来。

灯泡又闪了一闪，他开始打哈欠。

“你别惹我了，让我安静地过日子吧！”他顺势躺下，整个人裹成粽子样，“我不认为你跟我是同路人，所以这里不欢迎你。”

我无所谓地笑笑，又虚拟地拍拍他的肩膀，以示鼓励。

“你能活到现在真是造化，”我想到，“灯泡的闪烁也许预示你快要熬出头了。”

三

电子公司家属院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物，西安城区里随处可以看见这些要被淘汰的楼房，外面看上去就是用砖建起来，安全系数真令人担忧。而且齐鲁租赁的地方比其他楼更可怕，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坍塌，露出砖块和水泥沙子。这座楼总共有两个出入口，北边那个只剩下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巷，熟人才偶尔走走，一般人都走南边这个门。门里终年黑暗，阳光根本照射不进来，只有早晨一会儿的工夫可以透过耸立的高楼斜漏进些许。楼梯上的窗户没有玻璃，有些地方用砖头堆砌。楼总共有三层，每层大概十几间房子，大部分是空着的，只有少数几间住人，都是出租户，以前公司的员工基本都买了新房搬出去住。齐鲁住的那层共有六户人家。面朝北边的房里住着一个中年单身男人，这间也是唯一一间有独立厨房的，其他人做饭都是在甬道里。最南边面朝西住一对年轻的女孩，对面往北住一对老人和他们的孙女，再往北第三户住齐鲁，齐鲁斜对面住一对中年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，最北边同样住着一大家子人。其他的房子都是空的，每当风刮过，便可以听到房间里发出怪异的声音。卫生间是公用的，需要用脸盆接水冲洗厕所，水管各门各户自用，平时都用锁子锁住。

过道没有灯，每户门口挂一盏灯泡，夜里一般都自带手电。那个臭烘烘的厕所齐鲁每次进去都感到恶心，有的时候有人拉屎故意忘记冲洗，进去便照见一堆屎，实在晦气得很。齐鲁斜对面的那对老人非常友好，他们接送小孙女上学，另外还养一条非常漂亮的卷毛狗。每次老人出来便拉着狗散步，他们还负责了日常卫生，经常可以遇到那个老人用拖把清洗油腻腻的甬道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每见到一个人便亲切地打招呼，并且热情地鼓励加入

到他的行列。不过，响应他的人很少，这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，总是在那些破烂、老旧、散发特殊气味的家具、垃圾中折腾。甬道里放着许多陈旧的东西，包括各种橱柜、木箱、家具，以及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称的废旧物，简直可以当做活生生的历史展览甬道。这些东西有规律地摆放，一左一右整齐地摆列，留出一条刚好可以人通过的窄道。齐鲁门口放一个煤气罐，煤气罐旁边是一张简易的柜子，柜子旁立着拖把、扫帚和一些纸盒板，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些纸盒板做什么用。它们都蒙着厚厚的、油腻腻的灰尘，稍微碰到便被黏住，在衣服上留下一道暗暗的印子。房子外面是一个铁门，不用说大家都明白铁门脏的程度，里面是一扇漏风的木门，老是嘎吱嘎吱作响。前面提到齐鲁住的这间家具齐全，其中齐鲁最满意的当属中央的那张大床，软绵绵的，睡着舒服极了。另外有一个立柜，看样子比较新，可以当做写字台，还可以存放衣服。还有一个算是橱柜，顶旧的一件家具，只有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视剧里才可以见到，没想到会出现在齐鲁住的屋子里。值得一提的还有冰箱和空调，其实这只是噱头。冰箱就是一个摆设，连插头都没有找到。空调更离谱，声音震耳欲聋不说，只会吹冷风，大冷天的差点冻死齐鲁。正值一月份，供暖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。这座楼没有集体供暖，所有的住户自行解决。现在齐鲁感到异常的寒冷，虽然他买了小太阳，而且是两个一起用，但是一点也改变不了冷得发抖的状况，他觉得他应付不了寒冷。白天 he 可以到外面去，到书店买书，去网吧认识小妹。一到晚上，他便无处藏身。每到晚上，他会想许多躲避寒冷的办法，又被他一一否决。因为他要继续住下去，躲避就解决不了问题。齐鲁怕冷，简直害怕到极点，每当他一个人缩在被窝里颤颤抖抖时，他便想放弃在外独居的生活，回到学校，回到温暖的宿舍。但是，宿舍总给他一种感觉，好像他是一个突然闯入人群的野人，